



## 金交椅（北四縣腔）

### 【舖娘姊惜老公】

「舖娘姊，金交椅」吾叔講：「年紀大正好，知好惜老公。會做事較要緊。」結婚該年，美蘭二十一歲，偃二十歲。雖然大一歲定，毋過，佢比偃高大，腰身粗蠻，曬到烏烏，看起來異老相。過訂以前，識聽人講：阿蘭仔做事煞猛，擎穀包毋輸男仔人，大家喊佢「牛嫲蘭仔」。初回見面，實在無中意。該下，吾叔當家，聘金、酒水錢佢出。阿婆有交代：討會做事个正好。媒人講：「毋好恁會擇。揀揀擇擇，擇著爛瓠杓。」偃想：阿婆、阿叔主意就好。看新娘个日，就順續過訂。吾舖娘「牛嫲蘭仔」，就恁樣討轉來。

本成，偃較中意阿英仔，佢係偃个做事伴。該年冬下，驚溪原料甘蔗採收時節，盡多婦人家、細妹班來攔蔗根，內中，阿英仔同偃較熟事，佢拈蔗尾，偃駛牛車，轉夜時節，順續同佢載蔗尾，兩儕交情異好。較後，分其姆知著，罵到會死。偃想，害佢分其姆罵，過意毋去，有想討來做舖娘，就同李錦叔去看。李錦叔看了後，現場無講話，偃問：「仰般？」答：「轉去翻書，正同你講。」二日後，偃去問佢：「前日拜託你看个細妹仔，仰般？」「該位細妹面型尖尖細細，毋係福相，毋好。」阿錦叔會看日仔，吾姆麼个都問佢，瞞毋過。這件事，就莫講哩。又一回，偃去吳屋蒔田，完工後，吳小姐來工寮尋偃交情，佢生來雞卵面、黃蜂腰，會打扮、巧梳妝，親切大方，兩儕共下喜歡歡。吾叔姆講：「吳小姐對你有意思，你若中意，偃同你做媒人。」偃應：「過幾日正看。」又去尋阿錦叔，拜託佢去吳屋偷看。看了後，佢講：「吳屋大耕種、好額人，大小姐手尖腳幼，毋識做事，盡嬌尸像阿奶。若婆講愛尋一個會種菜畜豬、搯水煮食个心白。恁著，千金大小姐，若婆無同意。」這件，也毋使講哩。

有一日，阿婆對偃講：「二十歲哩，好討一個舖娘來代若叔姆。若叔姆年紀大、病痛多，恩屋下工人恁多，三餐煮食、洗湯，無閒叱咤，你若舖娘討轉來，乜好搵手。」吾叔姆聽著，就答：「有一個人家女，十四歲，當乖妝、人又靚。先去看，無定會中意。」佢講个係阿梅子，偃識看過，想愛毋敢講；若討得著，算吾福氣。吾婆聽講正十四歲，就應佢：「糖廠个工人恁多，一日愛煮一百公斤米，十四歲定，驚怕連飯甑都扛毋起。」這件，也毋使講哩。

五月節前，阿錦叔姆來尋吾婆奈，佢講：「有一個細妹仔，耕種人家，做事盡煞猛，煮食、打版、蒔田、割禾項項會，在水尾掃把頂咖啡會社做工，今年二十一歲，來去看有合意無。」偃想：加一歲，忒老無愛。阿錦叔姆講：「看了正決定。」吾婆請阿錦叔看日仔，決定五月初六來去看。該時代，交通無方便，打早坐火車到舞鶴，蹶上大崎頂，八點

零尋著咖啡會社移民屋，全係竹笕仔搭个牛屎壁、茅草屋，窮苦人家。坐到九點，兜茶出來，偈一看着，高大砸礮，無麼个打扮，大餅面、甜靛色，分日頭曬到烏金，看起來盡老相。偈同媒人出來外背，講：「忒老相，無中意。」媒人講：「若婆有交代，愛討來代若叔姆做事，毋係討來看靚。會做事就好。」阿婆確實識講，吾叔乜講「舖娘姊惜老公」。世大人主意就好。入去，茶盤笊紅包，當日過訂。聘金二百八十六日圓，酒水錢六十六日圓，吾叔有準備好。昭和十四年，還係戰爭時期，做大餅、笊桌心、送豬髀等禮，一概免忒，講好五月二十來討親。討親該日，無大轎去扛，新娘坐火車到公埔，偈去車頭接，無打紙炮、乜無接待，實在失禮。非常時期，申請豬肉最多五臺斤，好得阿婆畜有投生仔配合，請二張桌食當晝，無請八音鬧廳，拜堂恬索索仔。第三日轉外家，便菜飯食飽就轉來，終身大事，就算完滿。

嫁入陳屋，美蘭擔頭異重，維持大家庭無恁該。佢食飽認做事，對世大人有孝，吾婆乜異歡喜。雖然子嫂多，從來毋識駁嘴。田項个事，早冬做到慢冬。蔗園个事，冬下做到隔年三四月。正經係「耕田又耕埔，做到兩頭烏」。有一日，會轉點哩，佢盲入間肚睡目，偈感覺奇怪，就去尋佢，原來坐在穀堆脣，緊叫緊掉目汁。偈開聲問佢，正講：「聲事做毋忒，阿叔食酒轉來，打大罵細，偈不敢分你知，在這位坐一下，等目汁掉燥就轉去間肚。」唉，結公婆恁多年，盲識看佢流目汁，恁著佢大目新娘、直腸直肚，無麼个心事。原來，佢毋係無心事，係忍等毋敢講。前一駁仔，偈去西部辦糖廠壓榨機件時，佢做到會死，還分人嫌齜嫌鼻，乜毋敢講。偈佇外背監工，轉屋恁到會死，哪有心性同佢談多。暗夜，看佢目汁濺汨，偈做人老公，實在毋盼得。偈行兼牽其雙手，用心覺感，仰恁粗，加出一層皮樣，還有傷疤，忒過勞碌。但係，心腸軟，滿腹話語毋識講。第一次，感覺佢人粗大、心事幼，唉，這就係吾舖娘。這種感覺，一時間乜講毋出嘴，兩儕相對，目汁中有笑容。有閒共下坐，毋使講麼个，佢乜歡喜。偈想：「這生人，一定會惜你入心，不負你个期望。」唉，又想起結婚時，場面冷落，實在失禮，請原諒。

結婚幾十年，偈兩公婆做生做死、有日無夜，將陳家事業做到拚拚滾，社會看有，人人安謐，阿錦叔講：「娶妻娶德，勤儉積家財」，的對。毋過，出力係偈兜，出名係吾叔。佢當家做主，所有事業，佢擔一隻名，公埔無人毋識「阿南頭」。偈離開公埔該下，吾叔有紅糖廠、精米所、大戲院，做過村長、農會理事長，正當選代表會主席。盲知，一任理事長，行三年法院；一任代表會主席，賣忒一間糖廠。其中，個人親目所見家務雜事、創業艱辛、喜怒哀樂，雖然平常閒談，總係人生味緒，並無虛言。

### 【犯三煞過後山】

吾叔三代人對頭份尖山下賸田耕，老底規矩：收成對半分。堵著壞年冬、無收成，照常納租，無奈何，就同田頭家借。結果，豬欠狗債，三代人還毋清。吾叔二十大零徙出尖山時，還無自家个屋，在田頭家个牛寮戴幾下年。較後，結一座泥磚屋，想講：平安過日就好。盲知，犯著三煞日，又愛徙屋。

上早人講：農曆七月有三煞日，做毋得動土、整屋、搬東西。屋若有安神位，無注意，就會犯著煞氣，家中毋平安。有一年，滿叔公來吾屋脣做事，舊曆七月，豬寮分風搓吹橫忒，滿叔公無看日仔，就拿鐵鎚、鋸仔整豬寮。佢暫時來戴工寮，無安神位，毋會煞著。吾屋下有安神位，續分佢煞著。第一煞著，係吾叔个俵仔，發燒毋退，請轎扛西醫來注射，無效，死忒第二日扛去埋。第三日，又煞著二個養女，也共症頭死忒。去派出所申

請埋葬，巡查不准，講愛會同衛生所來檢查，結果，驗毋出原因。頭尾七日，死忒三儕，兩個十一歲，一個十二歲。該下，偃正十五歲，阿婆驚偃會煞著，喊偃遽遽離開，閃越遠越好。中秋節過後，世大人參詳，認為這屋戴毋得，愛徙走。該當時，聽人講後山好絡食，吾叔先去後山探路；若做得，也好閃過這個壞運。

舊曆九月初，吾叔過後山花蓮，聽人講：「花蓮廳个火車路，最尾一站到公埔，該位還有盡多原野地好開墾，做得去看啲。」第二日，吾叔坐火車到公埔，尋著阿婆个外家，舅公度佢就近看二三日，轉來頭份講做得去，又去問神、跌筭，講「大利東方」，決定徙去後山。屋下个傢伙，盡量變忒；淨有一件，就係欠伯公、叔公个債務，暫時難解決。出發前一日，割兜豬肉，又攞幾罐酒，湊一副三牲在公廳敬阿公婆，順續請家族食一餐。昭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良時吉日，大人細子孩孩擔擔出門，阿公婆牌乜請出來，租二臺輕便車到竹南，坐火車到蘇澳，換公路、東線鐵路，三日二夜後，正到公埔。

到公埔後，有一日朝晨，正食飽朝愛去灶下，感覺有地動。食晝時，有人對玉里下來，講：朝晨苗栗大地動，對大甲河到北埔庄，泥磚屋橫淨淨，笨死盡多人。幾日過後，頭份老屋來信講：大地動，死忒二、三千人。偃想：該在，若係無徙走，犯三煞行壞運，還毋知會衰到哪朝代。

### 【臺灣个好光景】

初初來到後山，無齜無鼻，三餐米菜，伸手堵壁。好得，公埔異多南庄人，大家恁相惜，有好打幫。聽鄉親講：公埔東片驚溪該位，還盡多官有地好開墾，毋使承租、毋使納稅，愛種麼个也無限制。該田洋中央，有一間製紅糖个蔗廊，脣頭有莊頭。第二日，吾叔同阿錦叔共下去參觀該間蔗廊，頭家講：有欠搬運工人，吾叔就先同佢應起來做。蔗廊後背有一條坑，安著臭水溝，戴十過戶人。順等臭水溝上去，有一戶人家，屋頭前開有七、八分地水田，還有園仔種番薯、甘蔗。該山坑出泉盡大管，坑水盡足又盡清，吾叔就去拜訪。該家人問：「你兜想愛來這位開墾，係無？」吾叔講：「係呀，這位敢做得開墾？」該屋人參詳：若有人在園脣開墾，園肚个番薯就毋會分山豬爽忒。故所，佢兜盡歡迎。幾日後，吾叔搭一間工寮，按算在就近坎頂開園種甘蔗。同時，又用四十個銀日本錢買一臺牛車，又用二十銀買一條老牛嫲，愛做搬運甘蔗个事頭。

第二年二、三月，甘蔗有好斬、望收成。告知，本莊蔗廊糖質軟軟、銷路毋好，牛車班無工錢好領，滿山原料甘蔗無人載。五月節，蔗廊宣佈關門，蔗農無收入，刻到濛線。七月，驚溪甘蔗原料區，併入馬太鞍製糖會社，同時開始推廣種甘蔗，補助貸款、肥料。本莊蔗廊倒忒後，盡多蔗農對馬太鞍製糖會社毋信任，相賽將山坡地个老頭蔗園便宜賣忒。吾叔三代人做佃農，發夢都想買田買地，為著春錢買地，雞鴨、豬嫲賣淨淨，並婦人家个禁指、脖鍊、私顏全部挖出來，又去農會貸款。凝有錢，就加減買起來整理，搵到歸十甲。阿婆講：人家毋愛个，恩就拈來做。該年冬下，馬太鞍製糖會社開始採收原料甘蔗，山坡地个甘蔗用牛車載到車頭疊火車臺，運到馬太鞍會社過磅。原料採收，到第二年四月結束，一切順利，有長著錢。年下，吾叔轉頭份老屋，將舊底欠个債務一概還清。

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，中日開戰，愛調臺灣人做軍伕，後生仔驚調去大陸，相爭走來東部。吾叔到頭份時，看著這種情形，堵好貌著會社甘蔗搬運个事頭，就帶七八個後生仔過來。甘蔗採收時節，臭水溝該間工寮，棧三十零儕。過忒年三月，採收工作結束，因為工人多，比舊年賺較成錢。該下，後生仔來尋事做異多，吾叔看大山下還有原野地好開，

就起一間工寮分這兜人棧，總共有五、六十儕佇該開園種蔗。驚溪到車頭旨有公路，完全用牛車載，僱負責牛車班，一牛車三千零斤，載到火車站疊車臺，一日載二回，七臺牛車一日疊滿二火車臺，有十四公噸。驚溪係丘陵地，到車頭愛過三條河壩、蹶幾下條大崎，牛仔過水忒久會溼蹄，行路腳蹄會痛。蹶崎時，輒常跪到膝頭出血；下崎時，愛用大索綁牛車輪，驚怕翻車，牛仔用四腳撐等輅到崎底正開步行，腳蹄都輅溜忒。一隻銅錢三粒汗，衰過。所賺个錢，歸下吾叔拿去做「運轉金」，僱兜認做，毋識看著錢。

搬運甘蔗做到昭和十七年後，因為非常時期，無辦原料，自家有留蔗種。日本狗毋知死，「三進中原末狗國」；無毛雞假大駱，又同美國仔拂起來。旨知，輸到無計拖壁角，對臺灣人出水，物資統制、節米、抄穀、調軍伙、調公工，牛車班也愛調公工一個月。空襲該下，田園放荒，耕種人無米好食，三餐食番薯籤。毋過，吾叔係大頭家、好額人，錢多毋驚米貴，照常樂線、樂線。

光復後，民國三十六年，馬太鞍糖廠開始獎勵種甘蔗，驚溪幾下十甲蔗園愛開始種蔗，好得自家有蔗種，僱渡工人做園事，美蘭煮食、核點心，無閒到翻轉來。三十八年四月，舊臺票換新臺票，四萬換一箍，旨有紙票，攞盡係銀角仔，五角銀係白色个，盡好用。冬下，有甘蔗好出，一公斤紅糖換六臺斤穀，該年領个糖錢幾下布袋，會社用貨車運送到屋下，僱兜兄弟扛去農會貯，算算啊有新臺票十八萬較加，阿姆哀，旨識看過恁多錢，會嚇死人。好光景連續幾下年，這下就醜哩，吾叔生活一下豐湧起來，通莊人相爭來尋佢、拜託佢、打幫佢，烏蠅粘著糖樣。吾叔變有應公，親鄉無米落鑊，去同佢賒；細人仔無錢註冊，先同佢撥；病痛急難著，愛幾多做你講。莊頭起大廟，佢帶頭募款，自家先將驚溪二甲水田奉公做廟產，擔一個名做主任委員。眾人鬥當佢選舉，佢也出馬，做過村長、農會理事長、鄉民代表會主席。頭路做到紅嚙嚙，熱心服務好名聲。

民國四十年，馬太安糖廠決定：公埔火車頭路程三公里以外，甘蔗毋接受。僱兜驚溪个蔗園，全部在車頭三公里外，糖廠全毋承受。這下，甘蔗無出路，正經會拖壁。堵好，花蓮縣政府一位課長來寮，看吾叔無結無煞，就建議：「鬼生鬚、人鬥个，辦法係人想出來个。糖廠毋承受，恩就自家申請甘蔗原料區，自家做糖廊，做得用牛拉、大鑊煮。」吾叔聽著，像唐僧食著人蔘果，暢到一跳三尺高，打腳髒講：「著，自家做糖廊，就毋驚甘蔗無人收。」當場決定：提出計畫書，申請設立紅糖廠，課長答應搵手。阿婆講：「人家無愛个，恩就拈來做。」無毋著。冬下頭，申請准下來，吾叔整糖廠、做頭家。當時，東部無機器好買，去竹南買舊壓榨機，初回完全用牛拉，五隻鑊煮。糖廠設在永豐村番社出來河壩中央个埔頂，計畫將來用水力。第二年，自家河壩个水庫做好，竹南鐵工廠派人來安裝水力タービン（渦輪機），車心安裝好勢，第二日試車，順利運轉，壓榨量四十噸級。民國四十三年冬下，原料大出，水力充足，紅糖一包三十公斤，出有一萬包，銷路又好，一切順利。四十五年，一陣風搓大水，將河中糖廠打壞淨淨。臨時，在官有地另外起一間糖廠，壓榨機係對河中央拆來組个，自家開水圳、作水庫。該下，農家做田愛用水，驚怕水力毋罇，吾叔又去竹南買發動機。旨知，喊著謝義，吾叔外行，買著舊式野馬牌十五馬力个發動機，毋罇力；高不將，用水力推動。木瓜會社坑壠肚个甘蔗，搬運困難，完全用牛力壓榨，牛仔拖到腳蹄出血毋會行，十分辛苦。四十六年，西部製茶工廠改用電力，盡多發動機愛賣，僱去買一臺二十馬力野馬牌發動機，盡好用。五十二年改用電力，紅糖生產量大。糖廠做有賺錢，鄉親湊吾叔開精米所，佢就在街路買三分地，起倉庫、開米廠，精米機用タービン（水車）無罇力，又改用石油發動機。吾叔頭路做到大大，正經事業家樣。

有一年，木瓜會社山肚个糖廠開工，十過個工人愛食飯，吾叔喊阿幼妹去搵手煮食。阿幼妹係花園女，從細搵來，愛分貴生對婚。該年，正十七歲，高溜高溜，乳姑大大，生著白淨，「十八嬌蓮甜過糖」，貴生有中意。阿幼妹大小姐性，毋知齟鼻，暗晡頭佇工寮睡目時，門開開好透涼。半夜，毋知哪個獸類踎床屙尿，看著門開開，就趁入去強採花枝、做絕事。這件事，幼妹毋敢講，無人知。舊曆年三十，幼妹同貴生送做堆圓房，也無辦桌，就算結婚完滿。盲知，第二日貴生盡無歡喜，踩腳踏踏、講話傷人，毋認婚姻。吾叔不明內情，罵貴生：「孤盲子、絕代末，前幾日吵愛討親；正討入房，又嫌齟嫌鼻，麼个意思。敢係無暢，耦芝毋會看面係無？你嫌人毋好，早知莫討。」等細人仔降了後，兩儕打脫字，各散西東，貴生連俵仔都毋認。阿幼妹受盡委屈，美蘭帶念姑嫂一場，不時去看佢兩子哀。

### 【尿朥坐著米盎】

有一暗晡，吾叔來糖廠，講糧食局公糧徵收倉庫愛分恩做。佢講：「現在胡億元做公糧，虧空三十萬零公斤，險險破產；曾福三做公糧，了忒兩千零包穀，舖娘走忒；竹田葉云水做，又蝕忒貳拾萬零公斤，賠毋出，捉去坐館仔。愛做，你自家去做，佢愛同你脫離關係。」吾叔像鬼牽著，一定愛做，連來三暗晡。第三暗晡，佢講：「這件事，佢淨出『陳振南』三隻字就好。其外，一概你全權處理。」好，歸下佢捍，就恁樣辦。佢尋胡億元問公糧个業務、報表事項，佢有二位做米工人，留分佢搵手。又請教曾福三：做公糧失敗个教訓，好分佢知。佢講：「做公糧穀，一等要緊燥度愛夠，穀放倉庫莫翕燒、轉潤、生芽，只有賺毋會了。這點，一定愛注意。」收穀前，同吾叔去花蓮糧食局事務所尋揚所長，對保、簽約好勢。佢兜米廠係新腳數，糧食局事務所會搵手，配盡多舊布袋來裝穀圍四方壁，驚怕地動倉庫壁必忒盡危險。民國四十三年，早冬割禾，二十日無落水，大粒穀曬到硧硬，牙齒咬毋斷樣，公糧交穀盡順利。阿錦叔來交公糧，佢笑佢講：「山狗仔，幾時學人打算盤，學得會來鬚又白。」該年，總共收有一百三十萬零公斤，係花蓮縣公糧收最多个倉庫。其外，又做外銷米同公教米。該年八月，做風搓落大水，各倉庫屋頂都有漏水，佢兩公婆買盆頭承水，搵到天光毋敢睡目。平常，驚賊仔偷穀，不時半夜超踎起來巡倉庫，就驚出問題，毋係小可。

慢冬時節，日頭盡弱，驚溪同螺仔坑个水田，俵大山腳，上晝日頭到十點正曬著，下晝兩三點又起濛紗煙。粘泥土質，食山泉水，禾仔較慢勾頭，正割起來，冬至又到，冬至後十日，新曆過年。當時，政府規定：各樣稅十二月底到期，通知農民運出交穀，十二月底前結束。該時代，無焙穀機，用牛屎粉禾埕曬穀，十日八日毋會燥。農民載穀來，佢擎一支放穀槓仔，逐包都驗燥度，燥度毋罇就打轉去，有人液著，嫌佢「雕琢」、「苛頭」，喁喁喁喁。十二月下，一日，盡多農民來整理公糧，各機關催收人員一陣六、七儕，來事務所問：「穀愛幾燥正收？」答：「若照糧食局標準，這兜穀愛拿鑊頭起火來炒正罇燥。」經過解說，正准延期。四十六年，糖廠換新發動機，甘蔗做忒後，搬來米廠礮穀盡好用，糧食局也有配水份機來驗穀，辦公糧較順利。本鄉七村公糧，一日愛收兩、三千包，總有人想空缺計算，官廳、稅務人員、惡霸不時尋麻煩，佢一概公事辦理。對付該兜人，佢毋驚分人嫌，莫出問題就好。做滿十年，糧食局頒發金質獎牌，吾叔講：「辦公糧這張交椅，你正坐得。」

其實，開始辦公糧該年，早冬正收揪，吾叔就糶忒三火車臺穀。佢問：「你講交分佢全權處理，仰般賣穀無問佢？」佢講：「愛運轉金」。佢想：賣糖都有錢，還愛偷賣公糧，一定有問題，佢愛注意。當日，就對農會同合作金庫另外換印鑑，莫分佢動著糧食局个穀。四十七年，有一日，佢去糖廠監工，吾叔問做米工人：「米廠做到現在，賺有幾多？」工人話著農民寄倉就係賺个，答：「一萬八千多公斤。」吾叔又拿去賣忒。等佢轉屋知著，問佢：「農民寄倉个公糧，毋係你賺來个，偷賣公糧犯國法。當初喊佢出來辦公糧，對佢講麼个話，並上回三臺車穀，仰般交代？」其面色盡臭，講：「另日，一粒都會糶轉來。」結果，毋知下落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吾叔計畫倉庫棚頂改做戲院，佢講「絡無好食」，勸話佢：「以後經營毋下去，樓頂觀眾坐位个坡度，有麼个用途，敢愛留分後代做紀念？」該下，西部家家戶戶都有電視，佢去竹南做壓榨機件時，輒常去看電影，盡好个片仔，無幾多人看。當時，穀價一百臺斤兩百三，為著做戲院，佢同花蓮地下錢莊借四十萬，三分利，一年利息十二萬。戲院開業，請一位放電影司機、一位賣票、一位顧門。其外，房屋稅、娛樂稅、營業稅、電火料、廣告費，以及片租、寄影片費、電影機等消耗，逐項愛錢，平均一日收無五百銀，利不及費。六十年，電視對玉山轉播到後山，電影無人看，有一駁仔，改跳歌舞團，又乜無幾年个好光景。臨尾，關起來畜蚊仔。到今，戲院大名還在，留做紀念。

### 【樹大毋驚風搓】

百般頭路微末處，吾叔總係會變來做，佢講：「糖廠文書，你有法度；米廠捍數，你正做得。」佢兩公婆做其承勞，無閒到極樂仔樣。佢做頭家，就出一隻名，指揮發落，閒事無插，歸日閒于于。佢一旦係樂線个人，頭過窮苦時節，田項做事，透日山歌耐天。做大頭家後，戴尿杓帽、留兩撇鬚，萋頭斯文，罕得踏到糖廠，做佢風流樂暢。講佢好命清閒，又未必然，佢講「人閒心無閒、人老心苦老」，社會愛行，正會出名。結果，三教九流識到滿天下，蛇窿透蜗窟，不時行茶店仔交際，又命帶桃花，多情阿伯惜老妹，愛著茶店仔賺食个鳳英仔。吾叔好心腸，同佢贖身做良民，又開一間剃頭店、包佢食使；糖單、公糧毋知分佢遁走幾多。一日，鳳英仔大肚屎，愛吾叔交代，對佢出水。堂堂代表會主席，驚怕出新聞，喊子弟班个阿喜來，講：「鳳英有身項，佢無法度，你今年四十大零，旨有家寶，你若討轉去，該間剃頭店順續送你。莫分人知，萬萬拜託。」阿喜係老實人，跨子弟班滿哪走，無落無著打單身，想想啊，又乜好，贏過「老哩做孤栖、死忒無人知」。這件事，阿喜承受起來。吾叔桃花運還旨煞，總有細妹緣，有人笑佢「學老嫗滿街路，一牛車載毋忒」。該時代，同學老嫗異風神。結局，婦人家好燒話，屎多狗飽，是非終日有，傳到屋下，公婆感情打壞。家庭毋和，衰運跨等來。

頭一件，就犯著官符。毋知麼个原由，吾叔逐個月去花蓮三擺，佢問阿錦叔，正知因為做農會理事長時，職員家神透外鬼，地豆種變賣淨淨，帳目不清；並以早貯在農會个十八萬糖錢，乜分人遁到空空。結果，理事長愛負責，分法院調問。該暗晡，佢問佢：「你法院行了三年，一個月行三擺，法官問你麼个話？講來參考。」答：「就問職員虧空个事，逐擺就問該幾句。」佢就教佢：一代官、三代絕，打官司愛知空缺。下二擺法官問你，就堵佢：「車錢無哩！最好將佢關起來。」提出抗議，尋律師「研究」。果不其然，再出庭二擺，就結案哩。

告知，好運正開始，連連續續，又幾下條。有一日，花蓮稅捐處來查稅，一張印花三個銀無貼著，愛罰三千，僱對稅務人員講：「僱兜糖廠雖然細，一年出糖三十萬公斤，納稅金八十七萬零銀，仰般講漏稅。」當面拍桌鏟佢，又告到法院理論。結果，法院判決：改罰八百個銀。該時代，糖廠工人一日十五個銀，八百銀係大數目。僱不服，準備上訴，吾叔行法院發痴驚，講「民不同官鬥」，納八百個銀結案。每年開工前十日，愛將開工申請書送省政府个財政廳、特產科，以及花蓮个縣政府、稅捐處各一份。該年，手續辦好，稅捐處个官簿也拿轉來。開工該日，稅捐處駐廠人員無來，毋得開工；原料放忒久糖份會變質，等到第三日，吾叔問：「仰結煞？」僱講：「先開工。」第七日，七位稅務人員來，大細聲咄：「你這間係地下工廠，今日來查封你兜个糖。」僱就拿糖廠登記證、營業登記證、申請許可、官簿、報表出來，講：「這兜敢係廢紙，你兜恁樣欺負百姓，僱會告到『阿石伯』該位去，毋放你煞。」該七儕無話好講，槓印仔就走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，糖廠分人偷放火，茅草屋頂燒到光光。僱兩公婆帶等工人，煞煞去斬桂竹、割茅仔，做生做死、有日無夜，將屋頂重好，原料當採收，糖廠粘皮愛開工，搵到會癲忒。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尾、八月頭，河中心埔頂个糖廠，分大水沖到光光，六個工人分水打走。等大水退忒，尋著身屍，買豬羊、三牲祭拜，又請和尚做齋仔，等檢察官、法醫來驗屍、開死亡證明，扛去塚埔埋。緊工時頭，又搵這條，毋知又犯著麼个三煞日。該年，來毋掣建廠，完全用牛力壓榨，一日暗晡，工人阿森䟽床趕工，毋知原由，死在壓榨現場。天官光，煞煞走去派出所報案，巡查來驗，完全無傷。下晝，地檢處派法醫來驗，阿森其婆在現場看，乜驗無傷。阿森其婆叫到噉噉嘶嘶，跪等毋肯起來，要求賠命錢三千七百五拾個銀，講愛買一個養女來代其阿森。僱同意條件，安慰講：「伯姆，毋使愁，粘皮會對郵局匯去。」過後，聽講該條錢分人歪走，還唆恁去臺東法院告：無收著錢。法院來單仔調問，吾叔分佢問到愕愕然，轉來問僱，僱將郵局匯款存根聯用雙掛號寄去，正結案。民國五十二年改用電力，開工壓榨時，因為電動機器無聲，一個工人無注意，手分機器夾斷，好得有隨時切電，險險又出人命。做糖廠个艱辛，講著膝頭都會出目汁。

### 【功勞者事業家】

有一日下晝，李錦叔來事務所，僱用學老話講：「第一衰，剃頭歎鼓吹。」好死毋死，吾叔對門背聽著，膻火蹦蹦、譴到跳天，氣撲撲仔舂入來，眾人面前，抓著桌頂个放穀槓仔就掙僱，僱拿老算盤擋，打到算盤子跌滿地。這毋係僱第一擺分佢推，想看啲，僱四十六歲，有子有女，乜做人个世大人，還愛受若骯髒災，準細人仔打，有麼个面目見社會。好，今日就係同你絕忒關係，看你千萬家財、鴻圖大業，好運旺到幾時。民國五十三年，僱離開公埔。子叔共下，枉費一場。唉，又想起，十三歲學校卒業，就跔佢賣番薯、燒火炭、焗腦油、運甘蔗，共下過後山，做到四十六歲，頭尾三十三年足足，得著麼个？就係二百八十六個銀討來个舖娘。準講分人招，三年四個月出來，乜還有半年糧；僱比番仔牛較毋值。離開該日，將佢所糶公糧、賭繳欠數、錢莊借款處理好，並貯金簿、印鑑一切交代清楚。另外，留一封信仔分李錦叔，特別交代：「吾叔若來，一定愛分佢看。」內中吩咐吾叔：「注意事業，毋好失敗分僱看。」又講：「看了毋好發火，信仔愛留等，看事業个後果。」

做代表會主席，豐湧四年後，貴生來信講：糖廠八十九萬賣分臺東人。八十零歲个阿婆，坐車來尋僱，講：「若叔著鬼迷樣，糖廠係恩个老本敢同僱賣忒，續下去又還想賣米廠、戲院，通莊人議論，看僱老身尸面上，你同美蘭遠遠轉來，事業愛有人捍等。若叔佢……」老人家講言煞，目汁造流。想僱還細該下，連昏三日無斷氣，好得阿婆日夜看顧，拈轉性命，這恩情愛報答；決定跔阿婆轉去。正入門，看著吾叔在廳下老交椅項犁等，目眨眨仔、毋會震動，伸一張嘴，呻生呻死，幾日後就斷氣哩。三十年後，本鄉歷史將吾叔寫入「人物篇」，講係開發本莊个功勞者、事業家；人死留名，算其福氣。崁頂該間糖廠，大煙囪還在，滿哪生草打弄；脣頭該隻碑石，刻有吾叔大名，還普普仔認得出，任佢風吹日炙，雨淋雨涿。

### 創作理念

一戶在邊陲地帶開墾的客家人，他們勤奮、率真甚至粗獷的身影，一直在我心中躍動著，好想寫下來。本篇是一個嘗試。我想，用最通俗的方言，才足以刻畫其音容笑貌，人有是非、事有成敗，將如實呈現，盼能抓住真實「客家本色」。故事的骨架，係家族事業幕後實際經營者所述，自其兒女私情、家庭遭遇切入，次第數陳家業起落，文中年代、事蹟、人物皆有所本，是本地產業發展的一頁滄桑，可補史料之不足，唯人物姑隱其名。

### 黃學堂

臺東農工退休教師

